

◆ 安庆人物谱

姚鼐辞官归田

华庆生

“宋汉之争”对姚鼐的影响，如马其昶所说，“徒以论学不能苟同也”，直接促成其辞官归田。晚年姚鼐《与胡雉君》尺牍说到此事，还愤愤然：“大抵近世论学，喜抑宋而扬汉，吾大不以为然……吾亦非谓宋贤言之尽是，但择善而从，当自有道耳。雉君以为然乎？”《与刘海峰先生》是姚鼐为京官师时为数不多的流露出离京归乡的尺牍：“此间尤无可恋。今年略清身上负累，明年必归。”“此间尤无可恋”，虽是情绪用语，但真实反映其归田前的心态。

乾隆五十五年（1790），姚鼐在给他的学生陈用光的书信中说到读书圈点，是领悟文中真实境地、感悟文章情思的捷径。姚鼐此时心态，就如同其圈点《古文辞类纂·屈原卜居》，似是自问：致仕归里“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还是继续为官朝廷“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姚鼐被选入四库全书馆后，体察到自己宋学的立场与汉学家之根本不同，也曾自觉转向，但最终因失利而回归辞章。在汉学主盟学坛的时代，姚鼐选择宋学和古文，也就意味着选择边缘，选择孤独。他诗题外甥马器之《长夏校经图》：“抱志不得朋，慨叹终田庐。”将自己告退归与汉学易趣和孤立。乾隆帝由尊宋到崇汉的转变是统治制度的现实需要。姚鼐在仕途上也实难再有发展余地，他维护君臣之义，一片忠心，却不为乾隆帝所深察，怎能不让他心生感慨？如此“不偕于用者”“不如其不为”（《答张君书》），“承恩自昔如竹垞，抵牾一

旦辞琼岛。”（《紫藤花下醉歌用竹垞原韵》）朱彝尊入职南书房，为忌者所中，只因私自抄录地方进贡的书籍，“镌一级罢”，迁出禁垣。姚鼐诗引此事，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忠而见弃的深沉悲哀，表达自己“鄙人欲作鸡栖桀”“男儿恨不早归去”的想法。

姚鼐和李白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太白既以谪讪矫时之状，不得大用，流斥齐鲁……乃以聪明移于幽岩邃谷，使之辽历物外，爽人精魄。”（沈光《李白酒楼记》）。乾隆四十年，姚鼐从泰安还京，旋即南归。在济宁州太白楼，触景生情，情不自禁：“欲上济楼呼李白，月澄沧海玉为杯。”（《汶上舟中》）在马鞍山采石矶捉月亭，“空江远影吊苍茫”，仿佛遇到了从水中捉月的“酒狂”李白，“止疑万古谪仙人，念我平生寻邂逅。”（《泊采石值沈南雷来为姑孰山长夜话因赠》）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追求自由的性格，给姚鼐精神上很大激励，坚定了他归隐有所作为的决心。他题《王叔明山水卷》诗云：“何不避世深山居，竟友麋鹿从渔樵。”

如果说“宋汉之争”等综合因素是其休致归田的外因，那么，姚

鼐本身君子人格则是决定其辞官归里的内因。姚鼐在《赠侍潞川》诗中表明人生志向：“走昔少年时，志尚在狂狷。希阔古哲人，奋学乃所愿。”“践履似宋之儒者。”以程朱为宗，讲求义理之学，贯穿姚鼐一生。他认为程朱最得圣人之旨，为往圣继绝学，“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更为曲当’。”（《复蒋松如书》）可以经邦济世。

对于姚鼐来说，辞官归田，一个人静下来，“审见人与己”，当然不是和光同尘，而是坚持己见，有所作为。“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将度其志可行于时，其道可济于众。诚可矣，虽皇皇以求得之而不为慕利，虽因人骤进而不为贪荣。何则？所济者大也。”（《答张君书》）

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传统：求一种最高的境界，即入世间而出世间。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在生活中表现出对于官场的不屑与冷淡，在自己的天地里显露才华，追求适意。在这方面，姚鼐显然受同乡前辈张英的影响。张英位至大学士，“年六十有三即致仕，啸咏于林泉者凡七年。”姚鼐有诗云：“借问张文端，宁辞柱石重，萧尔此淹留，何如惊辱宠。有志向浮山，自

余始角总。”（《正月晦日期宿同游浮山余往遍历诸峰而应宿不至遂宿会胜岩次日至华严寺作诗归示应宿兼寄朱竹君学士》）

“文章道路识老马，世事沧州漂白鸥。”（《值于朱子颖郡斋值仁和申改翁见示所作诗题赠一首》）姚鼐渴望着用另一种方式（不是入仕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他自己也说：“惟甘淡泊者，则处之裕如。鄙人以此自勉，亦以奉勉而已。”“沧州白鸥”，或隐居以求其志；“文章老马”，或回避以全其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借“文艺”“倔然以兴”，“明道义、维风俗”，而“辞足以尽其志”；以“君子之文”实现“君子之志”。他视《古文辞类纂》为老马识途的成果，“阅之便可知门径”；“管子取老马之识途，仆庶几可比于此乎？”（《惜抱先生尺牍》）正是在汉宋之争中，姚鼐萌生了开宗立派意识，重新把为学重心从考据调整到早年溺爱的辞章。摇一支笔杆，开一代宗风，这就是他“所济者大”也！

姚鼐在乾隆三十九年秋天离开京师，基本上是在书院的教学生涯中度过的。主讲于江南，为梅花、紫阳、敬敷、钟山书院，编纂了《古文辞类纂》，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古文理论和诗歌理论：“天与人一”“道与艺合”“意与气相御而成辞”，对桐城派的形成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桐城派集大成者。“先生每以义理、考订、文章并称，设非邃於义理，安能出处光明，万流仰镜若斯乎？”（《郎潜纪闻》）

唱腔优美。既忠实于黄梅戏原汁原味的曲调，吸收传统唱腔的精华，又根据当代观众的欣赏口味，适当加以创作，听起来耳熟能详，十分亲切，好几处很有点《海滩别》的味道。

情绪饱满。剧中人物形象各有特色，少有脸谱化。张恨水先生的扮演者汪卫国，舞台上一袭灰布长衫，举止得体，张弛有度，追求神似。周南、张正存、张友鸾、陈铭德、凌霜乃至报童、难民，每个演员倾情投入，表演认真。关键之处辅以舞蹈，有现代表演元素，有力地烘托了舞台气氛。《八十一梦》的构思场面、与张将军的斗智斗勇，很有创意，吸引眼球。剧场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无疑反映了观众的心声。

当然，按照精益求精的要求，剧中有些细节比如抗战八年先生对家人的安排，剧中应有适当交待；茶叶广告植入显得突兀，对家乡潜山自然而然的宣传略嫌不；舞台设计有的地方缺乏特色等还尚待商榷。

总之，《张恨水》的创作、演出是成功的。可以相信，经过主创团队的精心打磨，《张恨水》一定会成为近年来我市文化工程的精品力作。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与期待。



◆ 艺坛随笔

一场黄梅戏的视觉盛宴

——舞台剧《张恨水》观后感

黄骏骑



苏州园林（剪纸画） 刘思远 作

2023年12月28日下午3时，安庆市黄梅戏艺术中心大剧院座无虚席，潜山市黄梅戏剧团创作的黄梅戏舞台剧《张恨水》在这里拉开首场演出的帷幕。作为恨水先生的老乡、张恨水研究会的副会长，我应邀前往观看，享受了一顿精神大餐、视觉盛宴，与先生进行了一场穿越时代的心灵对话。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因对先生的生平、著作研究不深，不谙戏剧艺术，我只能谈点肤浅的观后感：从整体上看，该剧人物立得住，充满正能量，创作、演出是成功的，可喜可贺。

切口精当。张恨水先生的一生，虽说不上波澜壮阔，却也是多姿多彩。该剧从抗战期间先生奔赴重庆，担任《新民报》主笔，在炮火硝烟中完成800万言的“重庆书写”，为抗战鼓与呼这段精彩的人生切入，十分精当，以充满想象力的当代审美和独特解读，将“抗战文学先驱”张恨水的家国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

人物丰满。剧中，无论是与夫人周南的相濡以沫、患难与共，还是与报界同仁的志同道合、同仇敌忾，无论是对学生、难民的满腔热忱施以援手，还是对国民党官员的横眉冷对、唇枪舌战，无论是铿锵有力的唱腔，还是掷地有声的台词，都多方面、全方位地刻画出先生的铁骨柔肠、人格魅力、横溢才华，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可敬、可亲、可爱的张恨水。

高潮迭起。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本着大节不虚，小节不拘

的创作原则，剧中情节设计合理、紧凑，呈现给观众的是精准简练的经典人物和故事，因而具有唤起当代人共鸣的现实意义。从探访难民，撰文痛斥献金行径，到发表巅峰之作《八十一梦》，直至凌霜之死，可谓高潮迭

起，一幕幕扣人心弦。尤其是凌霜之母抱着女儿遗体“回家”，含恨跳入嘉陵江，更是将剧情推向高潮，令观之潸然泪下。此外，场次名目恰到好处地融入先生的抗战小说名称，反映出先生“弯弓射天狼”的心路历程。